

讀四書叢說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章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
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衆人皆言之而無
間則信能盡孝矣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意爲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予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
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又鬼二二二一主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人鬼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因此而識彼

舟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出奔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姊孔姬劫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時仕孔悝爲邑宰悝召之而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拔出孔悝使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臺子路必與之同出奔

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公良孔悝之食故爲孔悝死尔其死固
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也血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
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此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
以子路勇於有爲而欠見明精尔

長府章

疏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
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
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
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爲我之門謂與已不同也以
人而不仁如樂何章參着見意思

師與商章

集注言一子處指李而言子非取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夏篤信謹
守是欠充擴好爲苟難規保狹隘是其效也

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也惟上道以中庸爲至說下因中庸本

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

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一句爲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爲至

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中失中歸於中矣提起中字說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揚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入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就曾用功誠馮淬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魯鈍化爲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爲終身之偏歟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履影不徑不竇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爲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孝言也庶乎對億中晏空對質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晏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信事而已

不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孝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實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爲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已則善之著者意脉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礼正恐冉有遇義當行者不能勇爲尔盖行事須是有决断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爲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

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爲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未知而猶致死故也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賢美而未孝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孝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侍坐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孝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况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

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爲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千乘之國地大事毅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爲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妨農費財飢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爲政二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李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爲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

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
必可至者尔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
今便得爲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
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雩壇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
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習中所
蘊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爲
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
事爲之末尔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
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
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熒必道怒含樞
紐白招拒汁皆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
卿士古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礼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集註時見曰會衆規曰同周礼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爲衆陸
諱也但周礼有殷規曰視又一礼也此則易見爲規不知如何

然覲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覲遇時見則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禮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官民絮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亦蓋於水上祭而盥手畧前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盡然但謂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達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禮是天理自然之節文達禮

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圈外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撰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三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尔故孝者必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盖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心本全具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勝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孝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即是全体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非勿兩

字賢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己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爲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効之速而甚大亦非謂一日爲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辨認故以天理即文之禮爲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僞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爲全体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

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体於動處事事是當則

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孝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爲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尔如此看本自無病金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孝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爲說聖人事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視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

止言其中迂聽箴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竟言性以理言知竟有迂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爲孝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孝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率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仲弓章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熟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人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体其言直捷簡要冉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
熟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認是行仁之一
端緊要在為之難上言為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
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礼勿言一節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
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世為宋司馬故
為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
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嬖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
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家甲兵
之備悉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
攻桓氏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
人叛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再奔
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牛

無兄弟之言蓋黽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內故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礼恭而不近礼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爲病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攬在中間子貢析而爲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爲重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爲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爲三非強

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魯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爲本而發爲辭氣威儀之文華者爲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二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宰。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畧。下言誠不足鄙畧。但少脩飾。亦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以爲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鞞。豈果與犬羊之鞞無辨哉。

去盡徹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用不足將加賦爲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加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盡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爲出一舉先生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爲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爲庠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自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

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崇德章

鈞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鈞是人也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曾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感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大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生穉穉生湑湑生頊無是爲陳文子文子生無字是爲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字生乞是爲僖子乞事景公行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爲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子恆代立是爲成子其後悼公遇弒立其子壬爲簡公陳恆復爲亂弒簡公而立平公恆之後三世至太公和篡齊國種即僖字

居之無倦章

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而上句尤虛蓋子張問爲大夫而爲政之事爲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當爲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徧謹審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奉而政行此居字當重看則章意自明

成人章

集注誘掖獎勵誘謂引之於前掖謂扶之於側獎者嘉之也勸者勉之也

問達章

語錄達是行無窒礙事君則得乎君事親則得乎親之類

又曰達是退一步做界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夸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

質直自是忠實貞信向前行去若不合宜則又不可故須用好義方能進德好字當重看

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達是行無不得德孚於人推其本而言之忠信二字貼實直二字忠實也信直也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是就接人上說所以於人之言則當察之而審其信我之言否於人之色則當觀之而審其信我之
行否是用人之言行以自觀我之言行非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詭道遇人之意

從遊章

攻人之惡心只散在外况所攻非一人則此心煩擾馳逐無時得已於己無益而有損且終流於薄攻其惡則收歛務內搜摭隱微而不善不能根著留滯此心日以開明而終歸於厚

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孝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上兩節皆教之以崇之脩之之方下一節止語其所惑而不言辨之之說蓋以其所病者語之知此為惑則推此以自察其餘即辨之之方也

集註麓鄙近利麓就忿忘心身上言鄙就攻人惡上言近利就得上說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皋臯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臯之德最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臯及帝賛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文會友章

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錄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三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宰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宰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宰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有命出於國中則可集衆長較是非脩飾而成如鄭國爲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宰詩而能之也

魯自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苟有用我章

昔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一言興邦章

金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割近

攘羊章

理勝爲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爲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爲士之道然行己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爲其包亦廣宗族鄉黨稱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尔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大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耻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爲可耻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耻

克伐章

克伐然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尚在於心未除又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括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孫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即羿因羿之故地而爲政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王即后相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緡逃歸

有仍仍后父母之田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仕用反憍五子反殪音駢

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体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体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公叔文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爲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防求章

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
紇欲立爲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爲之立紇爲後
是爲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
子名羯其御豐黠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黠謂公鉏曰苟立羯
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黠許之報讎而成其
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爲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
將爲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
士從己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
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
辟邑乃立其兄臧爲爲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
以它語寫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爲
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吾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爲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爲文公

文公之爲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又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譎博議言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

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此文公不同爾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爲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爲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爲人雖未得爲仁其相桓公恩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爲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爲弟而出於無知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畏死出奔已爲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爲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爲讎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或以匹夫匹婦之爲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爲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旣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拒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圍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奧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意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爲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却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却諫君勿

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已說則言失之大過是爲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爲而諫是爲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孝者於三說皆當存心

濂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兆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竟五十九年之兆但化之爲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兆者愈進矣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率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釋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

說方備

君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爲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爲無能

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是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不患不已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孝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孝者不可務外

驥章

集註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轡良謂順服而不蹶齧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讎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

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且如我當
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
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
之乃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
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孝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
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
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
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
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詞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
於不然天不尤人下孝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
須將不然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
不尤與下孝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擊磬章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体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爲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廡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廡而如以圍幃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鷓

脩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孝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

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况孝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夷俟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衛靈公第十五

一貫章

集註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孝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孝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無爲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爲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水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爲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爲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爲能盡爾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体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季干祿間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脩以此觀之季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季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爲善爲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季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自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懸佩在裳上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注鞭辟辟音關開也鞭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爲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弑伯玉行從近闕出其合於礼乎

子貢問爲仁章

集註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蹈道積德而自脩者

爲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以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度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兩爲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爲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爲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爲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天子衮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綉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衮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

黼三黻四綉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虫爲首而繪四於衣綉三於裳鷩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爲首而繪三於衣綉二於裳希冕希、几反五旒旒十二玉服二章以粉米爲首繪一於衣綉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綉黻於裳尔凡衣皆玄裳皆纁玄黑色纁淡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爲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袞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虫雉也亦名鷩爲雉形少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龍今於衣上畫虎彝雉彝各一虎雉緝物毳即毛也藻爲水藻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爲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虫取其文章火取其光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虎雉者虎取其義雉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岐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岐塞其鼻孔取其知今畫彝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

向善背惡

名衮冕爲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毳物之虎雉毼冕
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綉綉多故曰希玄冕爲止有一章與
玄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音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絕其
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
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
子獨絕之

集註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註以金玉
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
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義以爲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
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

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爲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爲即爲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沈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孝以事言不於事上孝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孝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况貧富貴賤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孝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孝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爲私欲所蔽莊

泣動禮是接物處上兩句明明德之事下兩句新民之事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就知上說謂雖知此
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泣動禮皆守之事

季氏第十六

顛史章

註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
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爲政作三軍與叔孫
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
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
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爲家臣
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彊矣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霸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欲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繼霸

宣公 魯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後霸在強楚諸侯之大夫衛主盟會三家分晉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晉楚皆衰中國無霸大夫之家臣執國命

哀公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統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斯為陽虎所囚

三戒章

醫書以血爲陰而行乎脉之中爲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爲陽而行乎脉之外爲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然心則主乎血而志爲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操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饒双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爲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爲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確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

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尔若得清者必好孝必至於聖賢得
濁者好孝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孝則爲小人即下
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孝亦爲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禮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禮樂則心和
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
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爲戲

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
於外則其孝禮可知矣故集注添入禮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迁善亦未
可知或能化之爲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
必不爲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
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時必有
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興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亦不侮之寬廣則能容衆故衆亦向之信實則不爲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爲仁

佛肸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迁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爲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寢廣使周公爲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爲雍州之地於地爲西

此而德化流及於梁荆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故爲詩之首篇而孝者必當孝之也

色厲內荏章

厲是偽也存是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道聽章

本注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二疾章

狂於愚氣質之偏而爲疾也肆廉直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爲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俛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

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并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也復寢入室中卧惟其礼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爲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忠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年四十見惡章

孝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爲孝乃能有成至於

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成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脩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幸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幸或壯年皆未及幸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學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學耳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爲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遜于荒野意謂旣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爲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爲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

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稔君之惡於是佯狂而爲奴
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爲愛其君以存宗祀爲愛其親仁也比
干殺身以盡其職爲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陷君於多殺諫臣
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
愛之理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丘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
字可通互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荷篠章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爲無君臣義荷篠使二
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
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爲大長幼在下
既知其次豈可棄其大者乎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
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尔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
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眾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尔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讀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索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

竟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發於欲之私情也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為最虞仲夷逸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是失簡皆不可曉

大師摯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其君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爲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体如孔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孝者可以爲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大寬孝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爲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學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爲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孝洒掃應對事也大孝正心脩身之類亦事也大小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孝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孝之事而不教大孝

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務實故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爲先而傳之何者爲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孝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下孝事孝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孝而未有見識驟把大孝事教它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曲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孝者皆當循序而孝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体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率大孝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太孝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孝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孝所以實而先

後次序自不可踰集註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
粲然可見

前段本註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孝之事末小孝之事本注第二
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孝小孝言但
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却是以理爲本事爲末是其然末也所以
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闕前本末字謂聖人
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孝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二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
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
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
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
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
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陽春音十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之
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率小率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
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
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
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
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飢寒
之迫則無所不爲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
而自喜

子禽章

集注大可爲化不可爲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
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堯曰第二十

堯曰音十

堯伊祁氏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爲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君位

七十載欲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爲百揆此時洪水九年舜即率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一百零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爲百揆三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子位命禹爲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爲流於欲故危道心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爲欲斷昏故微精則欲察其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八年一百零六歲

禹姓姁氏崇國君鯀之子舜率之於堯平水土爲司空三十二年而爲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維存而君亡爲之立君
五美章

因民之所利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
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捕逐盜
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
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
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
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上人能教之不至於
犯法則可不教之而至於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斂賦稅起
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
期却便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悠緩之
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不知命章

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以為性者也氣數之
命人得之以為生死壽夭貧富貴賤者也此章命字蓋兼二者
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利不

可趨害不可避

讀論語叢說卷下

讀孟子叢說卷上

東陽許謙



梁惠王上

首章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公子瑩立其元年則烈王六年也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當瑩之三十七年瑩與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考異謂爲後元年大事記顯王十六年當瑩之十八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後齊敗魏而齊亦稱王於顯王三十五年又書曰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今按顯王三十三年當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若從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論集著書之時追書尔當從大事記爲正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徐音舒相思將反

仁專言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体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体用朱子訓

詰皆兼体用說心之德心之制是体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体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舍体用愛爲用其理則体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体而仁用盖天地間物靜体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体用如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壓固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而語意自分兩節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其國危矣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攘奪壞亂而國隨以亡則是君始好利終於自亡其國此理勢所必至然亦告君之語也萬乘之國至不壓又言好利之弊成弑奪之禍皆下取乎上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惠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爲君而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一言君好利必亡其國二言好利必下篡其上

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

繫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方三百十六里有時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沼上章

聖賢吾人非法語之言則巽與之言故孟子與時君言皆是這機軸前章法語之言此章巽與之言也後多放此

此章關鍵全在借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興亡乃其效也

靈臺之作文王所以俟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爾蓋非所謂七十里之囿也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

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園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體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程又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矣田獵之園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園在岐山之舊都歟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也

麀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音涸者禽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字音學

移民章

加少加多金先生曰不見其愈少不見其愈多

棄甲曳兵戰而負者

魚鼈之類天地自生之物長幼皆得食之雞豚狗彘人力畜之故以養老則七十者始食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

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大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者也萊謂休不耕者也疏謂餘夫皆有田廛是備後離居之法

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也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

後罪歲應前兩凶字塗有饑莩不知發應前移粟由此而知所移乃民間之粟未足以濟河內之民而先已病河東之民矣况有饑莩不發猶是吝己之財狗彘食人食則必征斂無義而傷民之財矣中兩節教之以王政則民自足食樂義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荒不待移粟移民而民自無飢寒近者悅而遠者來矣何患不加多哉 下章率獸食人亦此意而極言

之也

集注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如左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鼓進金退也按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鈜之用中冬教大閱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趨坐作如初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夫鐸大鈴也振鐸者搖鐸也攬鐸者以手掩其上而執以振之其聲鹿鹿然也是鐸兼主進退但其聲有不同爾鐃鈜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鳴之而車徒行則鐃亦主進也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故鳴鐃而軍卻退也大抵鐃則進也鐃則退也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鐃直用反鐃文反畜訓養當作許六切今敕六反誤

安承教章

孔子惡作俑者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爲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著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

當周釐王四年曾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取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曰國天下莫彊章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答晉國天下莫彊一語王如施仁政一節是方百里可王之實功彼奪民時正指齊秦楚往而征之一節是洒死之事

易猶淺也此金先生說蓋耕深門土疏通而苗易發達耘淺則但去章而不傷穀根

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與行有餘力則以孝文語意正同不是等待大段間暇了然後去修

梁襄王章

一之謂統天下為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識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

千萬國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云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止七國爾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于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爲一率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于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襄王才質下不足以語王政故孟子不告之而但曰不嗜殺人而已

齊桓晉文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下陵上替五霸迭興不惟王道之不行學士大夫亦且不講自是惟知霸業可尚而桓文又霸之盛者宣王心說其事而誠服之以孟子當時賢者深知其說故舉以爲問其曰可得聞乎見其不易得聞惟孟子知之而又恐不易以告也

仲尼之徒則見孔子不言霸事可知至其門人以及後之徒黨不曾有言桓文爲霸之謀畫經營者此與孔子言管仲器小之意同且先截斷宣王功利之心下乃開其王者之道

桓文之事金先生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德何如則可王宣王知有德則王可謂天資優而知所本矣及問寡人可以保民及何由知吾可皆能自反而善問者與梁惠王迥別

王天下事至大易牛事至小孟子却道只此心便可王故雖指出不忍二字而王猶不知所以

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又推其類而充之至於大則仁不可勝用矣

孟子與王問答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而終不悟前德何如以下雖有三善言至此竟昏罔推拓不去但重疊解說

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正是行仁巧處主意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矣但自不識爲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言而說旣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啓迪其孝故也

術字要看旣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鬻鐘之礼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礼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声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也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此章見齊王之良心凡兩發孟子教之推而不能推是以終於戰國之君而已見牛時一發孟子言之而心戚戚時又一發也

此章之要全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民之爲大於其良心旣啓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旣能其難而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愛物者人旣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所好惡者及之

而已况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盡不忍之心而已

權度度物而心爲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抑王興甲兵至快於心與若與權度之言不相接此蓋從齊王本意問霸處說來而使齊王度民心之所不願而推愛心以及之也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行仁政也齊欲服天下如鄒敵楚不行仁政也以齊一分而敵天下之八者勢也發政施仁者德也以德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論勢矣

集注名辟疆古人名辟疆者非一作開闢封疆說則上音闕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切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老幼彼此皆同以我及於親親者措之於彼固不異是易也上老老恤孤而民即興孝不倍則民視上之老幼與己之老幼皆同故即效之是又易也至於物則無知識不能達人之意故仁及於此物則此物得所不能自充廣也

本然權度即是人心本有之天理

梁惠王下

莊暴章

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

孟子之答只是巽與之言

王变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此章只是欲與民同樂不必專於作樂也

交隣國章

此章前言交隣在能仁智朱子以懲忿總之後言好勇在行仁義

朱子以養大勇言之王問交隣孟子所答樂天畏天是交之之

正王後再言好勇孟子答之以好勇須有文武之德乃可

集注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書暴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子昂敢有越厥志謂

天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

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寵愛也志己之志也朱子隨孟子文解故其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簡編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模印易辦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雪宮章

師行而糧食謂師眾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爲說謗而民因而作爲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集注廢時失事廢時解荒字失事解亡字

明堂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已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脩

南北之深脩二十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脩之
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
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
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
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
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
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
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
面三三面各二四方兩夾窻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窻爲八窻
五室二十戶四十窻白盛壘灰也盛成也以壘夾聖牆所以飾
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一南北五丈
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般人重屋堂脩
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脩七尋五
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
四注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孝宗廟或孝

王寢或率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
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高七箇大高牛鼎之高長二尺七箇二
丈一尺闈門容小高二箇廟中之門曰闈小高脚鼎之高長二
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
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
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
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
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
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窻二十六戶七十
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
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二百步今按此文在明堂
篇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切意當有九室如井
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
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
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
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

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
 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
 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
 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
 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
 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
 按周礼奉三代之制以互
 見盖夏世室以宗廟言則
 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
 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
 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
 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
 也 朱子之說簡當

放桀章

上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

止舉紂對

集注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爲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泯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

爲巨室章

兩姑舍汝所享而從我上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

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勝燕章

書仲虺之誥曰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又曰後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注云兩引書

鄒與魚魯開章

此告君之言不得不切民今而後得反之之言似失大過民固不

可求反其暴於上然至於君行仁政則親上死長之心亦民所
本有也

竭力音

大王自邠遷岐行二百五十餘里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
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邠獨邠民近於
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邠封國
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迁徙若滕在中國又分大國之間無可
迁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
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平公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
可考

三鼎五鼎言祭禮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士之祭禮也牲用豕陳鼎
三豕右有臂臠肫骼正脊橫脊長脊短脊九體膚三離肺一割
肺三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有獸之乾者也用兔爲一鼎
少牢饋食禮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有臂臠臠

體正脊脰脊橫脊短脊正骨代胛十一體腸三胃三率肺一祭
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率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
實于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有臂臠者肱
骨也臠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脰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膺
膺革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剝肺者切肺也率肺
者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率肺即離肺
祭肺即剝肺也凡牲用右胖腊則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
猶全也然此則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
牢牖奴到反肫膊皆音純酪音格剝七本反脰音挺鮒音附挫
音圭反胖音判

公孫丑上

公孫丑章

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能
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
故孟子唯斥管仲

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楊氏乃謂子路之才不及管仲恐未全得孟子之意致證言之甚詳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此語猶有未推重曾西意謂曾西尚且不足於管仲乃爲我願李之乎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

湯之孫太甲繼湯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至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居之稠達乎四境則舉國皆稠也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有兩意一說言齊地廣民衆地不必更改已自辟矣民不必更改已自聚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必再加廣辟民不必再加聚集五字一串讀下又連下文上說意詳下說意直上說得矣字出在人看

置郵字書馬述曰置步述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

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倒懸謂如人遭顛倒懸挂困去急迫也

揚氏言子路範我馳驅而不獲非謂範馳驅真不可獲禽也如是則王道真為無用矣蓋範馳驅者王良御車之正也不獲禽者嬖矣不能射也欲使射者獲禽而行詭遇御者之詐也故王良範驅子路也嬖矣不獲時君也倘子路遇明君而信任之則雖小國攝大國而瀕於危亡亦必三年而有足民知方之效子路之不獲者不遇可與有為之君尔管仲則惟欲成目前之功故雖詭遇而不較也但揚氏此段未為知子路者不得曾西之意也

不動心章

孟子平日所言皆王道公孫丑習聞當時霸功之說前章雖聞孟子不許管仲猶未深解於此僅添一王字與霸兼言之耳

因上章以齊王猶反手之言固知孟子能用齊矣然猶未深信能王天下故用一霸字在上然丑亦未能分別霸功王道之所以異言動心否乎亦是未深信孟子

我四十不動心是孟子素有爲之之具而後有用世之言也

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已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比宮孟舍之勇皆是養而成至於必勝不懼乃其效而謂君子之道可以不養乎

曾子亦是論己與人相敵縮不縮指理之直不直不揣吾往指氣之勇不勇謂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所與較之事吾理既不直雖賤夫亦不求勝之吾理既直雖千萬人我亦必往蓋理曲必屈理直必伸也

以舍黜比子夏曾子是一意再以孟舍比曾子又是一意上以兩人比兩人之氣象此是虛比下却把二人較其短長此是實比

公孫丑雖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然孟賁亦是以勇而不動心者蓋賁之勇力足以蓋世故所向無前自然不必動心所以下文孟子亦以勇士爲荅然則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心比宮以無勝爲主而不動心孟告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也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是一節孟子荅丑問謂我不動心丑乃率勇士爲比是全未曉孟子所以不動者及聞告子先我不動之言方知不動之由有不同始問所以致不動何道孟子言心不動固多端非唯告子與我不同也於是歷率不動之人而歸重於曾子以理爲主者丑至此已曉得主於血氣者非正然猶未知孟子告子所以異而告子所以不及孟子者何蓋告子孝者之徒故孟子且告丑以告子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其言之病心之失工夫之毫處今將告子之言但分內外看兩句心字只是一箇心心是內言與氣皆是外君子之孝當內外交相養告子外不得於言則內不深明所不得之理是內不養外也內於心有未通之理則外不用力以孝是外不養內也兩端皆是心不

明理上句是事做不去心不必明理下句是心雖有不明不肖
去明理如此硬捺住心以至不動孟子言內是本外是末末之
蔽因本之蔽也言不通達是夫心不明若不去明其心則言終
不達矣故曰不可若心不明乎理則惟持守其心且不務其末
猶得輕重之倫故曰可但孟子且就他說心與氣上分輕重而
謂不求諸末則以爲可其實工夫內外皆不可偏廢故又謂若
遺其外亦終不能進德所以發明志氣將卒之意然孟子破上
句是順他文破只一意下句是外他文破有兩意上句告子謂
窒於外不必求於內孟子謂必當求其內然後外可達告子本
意只指內孟子亦重發明於內下句告子謂不明於內不必求
外助孟子謂當用功於內兼用力於外告子本意專指內孟子
則使內外兩致也

告子亦未嘗不知爲孝之道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知言之
不達當用心明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固知心於理有不
通當用力問孝討論及臨事度義以明其心爲他急欲不動其
心故兩頭截斷他養心正似禪學

孟子言志至氣次持志無暴氣止因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故言氣雖次於心亦當用功是隨其言按其失至孟子自言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此與前辨告子之非者意不盡同然養氣在集義所以養之集之是心也但與前持志無暴氣相對說者自不同

氣次焉次字不可緩看謂即亞於志也

知言即是知道孟子自言故如此知道理明故能知天下言之邪正得失

孟子之孝是知言養氣知言即知道知道道爲心爲內養氣屬事爲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義以養氣然所以知其義而集之者心也即志帥之說至於集義是要心無愧怍心旣無愧怍則氣自生雖有內外之殊及其至也只是養此心耳

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公是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旣全何能動心

此章兩言字兩氣字所指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知言知人之言也告子之勿求於氣氣血之氣也孟子之浩氣仁義之氣也

上其為氣也言氣之體下其為氣也言氣之用配義與道是氣之能事上句言氣本剛大失養則小以直養之則復剛大而能合助義道而行之沛然但氣即是義以養成既成則配義愈盛

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

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

直養無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功

上言氣配義與道下言養氣只說集義蓋道是總言萬事之體義就每事各裁制其宜言義則道即在此如父必慈子必孝義也道在父子者也君必仁臣必忠義也道在君臣者也及事之微細處莫不皆然

集義之集字不是應事時工夫應事只是義字應事件件行義積
集得多方得此心全無愧怍而氣自生集注乃由事皆合義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事皆兩字說集
字自反直無愧是慊也慊則氣盛不慊則餒

必有事是專以集義爲事勿正謂不可因集義便期必氣之浩然
勿忘謂未能充大則惟不懈於有事勿助長謂不可以私意作
爲欲充此氣用私意便失義而愈喪其所集者矣故曰集義養
氣之節度

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

養氣專就行事上說於應事地頭做工夫直養無害一語是養之
之方直字則其得於曾子之本原下文有事勿忘即養字正及
助長則害之矣惟私意妄作害義爲甚故發耨苗一段八十五
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失

耨苗一節只說不可助長後言不耘苗却言不有事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言助長之害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文公謂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金

先生謂當先問知言此亦是丑之孝未能知所先後竊謂孟子亦自有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周霄乃先問三月無君後及載質正與此同

知言之說攷證言之甚詳

孟子之孝盡格物致知之功故能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言皆能知其是非邪正而無所疑然所以致其知者亦自夫前聖賢之言而得之故知言雖是致知之效而致知未始不因言也所以朱子以盡心知性爲知言之本至於養浩然之氣雖專在於集義而欲集夫義必先知義所在然後可是知言又集義之本也知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此所以不動心也然孟子之自言知言却只說知誠淫邪遁是全說今人之言蓋此章本意是說應事不動心故也

誠淫邪遁言之病也既謂知言而專孝不善者言之者蓋明理然後於天下之言了然知其邪正言無四者之病則爲善言矣曰非礼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者皆礼矣如曰思無邪曰毋不敬曰毋自欺聖賢教人其立言大抵如此

善爲說辭與知言應善言德行與養氣應

善爲說辭此却又就已言上說與告子之言同孟子之知言異觀

丑季孔子之言可見

二子善爲說辭三子善言德行善言德行爲自有其德行也孔子既兼之而但謂不能辭命是幸其輕者而重者從可知此是古人省文處下文言孟子既聖可見上句兼包

饒雙峰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君子所性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惟聖人全體備具而各極其至其餘則或得其一或具而微如子夏篤實近仁子游精密近禮子張高明近智皆是於四體中各得其一丹閔顏淵是四體都全但未曾充得廣大如聖人之溥溥淵泉爾

姑舍是猶有不足意而不敢言下文曰所願則季孔子可見

丑以孔子比孟子孟子不敢當又以門人比孟子孟子不欲答於是以古之聖人爲問丑同季夷尹是問孟子才德所至比聖人爲何如蓋二子雖皆聖然猶各守一德非如孔子之時中故孟子先分別夷尹不同道下乃自季孔子而曰願學之

吾未能有行焉應上何如二字言已未及夷尹也雖兼三聖言其實荅丑之問至言所願則孝孔子謂雖未及夷尹然亦不願孝之願孝孔子是荅知言以後之主意

孟子言所願則孝孔子又贊和柏斛齋然孔子蓋孟子知言養氣才德已度越諸子惟未至聖人之化尔此是孟子自知之明故亦善言德行者及其積又惡知不化

孟子明言乃所願則孝孔子而丑猶問三聖人班乎未爲知言也後面問同問異却問得明蓋孟子上言皆古聖人下却言二子不如孔子然則同謂之聖人却於何處見得既同者如此異處却如何

聖人之道大固不可以名言然亦非丑能盡識故孟子亦不就孔子德行上言而推孝三子形容聖人處言之尔

類指衆人而言萃指聖人而言出類衆聖人也按萃孔子也

集註言任大責重亦有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見得公孫丑之意非謂孟子加齊之卿相因爵位富貴有以淫其心也

恐懼是氣不益疑惑是知不明以行道言則知當在前以動心言

則恐懼爲重故先恐懼

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既若是必將窮探力索求明其理之未能明者以釋其疑戰兢勉強推行其事之未能行者以免其懼皆足以亂吾虛靈靜一之體而非自然應物之道是則所謂動其心也蓋公孫丑本問爲齊卿相若居卿相之位而有事之疑懼者寧遂已乎由是觀之則不動心須着如此說

疑懼二字貫一章意蓋知不能明故有疑勇不能行故有懼乃動其心告子不得於言未嘗無疑不得於心未嘗無懼彊制其心所以不動孟子知言故不疑養氣故無懼自然無所動其心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孟子之言亦不出此三達德

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道因知言而明德因養氣而立道明雖因知然既謂道則行固在其中謂之德立則行道有得於

心而德已成立此是行道積累而至者此第一節注皆貫穿一章意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北宮黜必勝孟舍無懼曾子自反孟子知言養氣告子冥悍強制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黜專要勝人其事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只是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黜不如舍

等是等級以高下言倫是倫類以勇士與君子言

恐懼之是我去驚嚇他人

言有所不達謂不能通暢條達所言之事

急於本是順告子說但只持其心不動若論君子致力於內專在明理固是急於本然非如告子之急於本也

顛躓即跌仆趨走是疾奔

盡心知性性即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心者知性則窮究物理無不知也無不知則心之全體盡明矣朱子謂尽心知至之謂知性物格之謂也故尽心知性則於天下之言無所疑然所以及

心知性者皆因明聖賢之言而得然後以是而究天下之言則
是非得失皆洞然矣此聖賢問學之成法孟子之知言正如此
上云凡天下之言下云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總古今之言
也曰是非謂所言之事曰得失則當理與不當也所以然言其
本也如下文說淫邪道乃非而失理者所以然則蔽陷離窮是也
自反而縮關上文無作爲害之關下文縮即直無作爲是無害直
養是一意無害是一意上是工夫下是防弊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公字此氣得於天故能浩然而道義乃
天地間至理皆是公爲有私己便不合公道便卑小然孟子所
言浩然之氣乃是言一身之氣爾故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吾
身本小養而無害則塞天地私則小公故大

謝氏教人須先體認得吾身浩然體段然後隨事致力以養之庶
不是只把做話說又見得心得正無虧欠浩然便在此則人無
有不可養者而養之亦不難也

一事偶合於義是學者固欲行義或理未明而處義未精或無力
量而行之不至皆未合義有一事行得恰好適合於義非是說

尋常人漫然應事無心偶然相合也這偶合正對不集說
心通乎道是孟子物格知至知言乃其效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言學而後智則孝是智之功若曰夫子
唯見聖道之無窮而學不厭非智者不能言智而又學則學是
智之用恐亦可通

舉夷尹事實皆是體貼經文說非言二聖人之凡也兄弟遜國言
非民不使避紂隱居言非君不事歸文王言治則進去武王言
亂則退湯聘用之言治亦進使之就桀是去治而進於亂桀不
能用復歸湯是去亂而進於治何事非君不問湯桀何使非民
不擇夏商

本根指德之盛節目指心之正

此章當作五節看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敢問夫子之
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二節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
為三節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孝孔子為四節即伯夷伊尹於孔子
至章終為第五節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之廛市宅也謂市物邸舍天子諸侯之國都皆畫如井而以後一區爲市聽民交易市廛而不征謂但取其邸舍之稅而不取其貨物之稅也

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注五畝之宅是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五畝之宅布泉也泉即錢也宅而不樹桑麻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二十五家之稅布也謂口率黜漢法口百二十此蓋以漢法比擬古制未必周果以口計泉數如此又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按載師之法是宅不毛無職事兩事之罰今孟子乃曰廛無夫里

之布則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孟子謂天下之民願爲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於一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旣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

征之孟子固以爲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屨字既釋爲市宅於下屨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屨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屨字合而爲一愚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不忍人章

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所發不忍以全言惻隱與三者對舉是偏言然只就惻隱上看則惻自有專言意

擴而充之是日用之間隨四端之發者推廣而充滿之積之久則如火然泉達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既能如此而又大充廣之方能盡四海之大兩充字是兩意上充字每端發處充下充字就應天下事上充

四行非土無以生四德非信無以成土即大地也無地則金木水火何所倚信即實理也非實理則仁義禮智爲虛言矣集註所謂定位以方言成名以時言專氣以溫涼寒暑之氣言無定位即下文之於四行無不在無成名無專氣即下文於四時則寄王也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本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

皆有是心猶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二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体認此仁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五節言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不可放過工夫全在此後一節保四海與上治天下運掌上相應

夫人章

集註本心全体之德以仁之体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也

子路人告以過章

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爲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爲之己亦爲之即取人爲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己之所爲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爲者善矣安得不勸爲善乎故曰與人爲善也

公孫丑下

孟子將朝王章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

用仁義字不同

齊王餽金章

禮注及趙岐皆曰鎰二十兩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鎰則二十兩為有義按儀禮喪服篇朝一溢米鄭氏注二十兩曰溢疏依筭法言之甚明趙氏注為巨室章及此章皆云二十兩疏於前章引鄭注却云二十四兩而謂趙注為誤失之矣

之平陸章

語錄都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是大邑也此說為是

致為臣章

私龍斷謂用私意而暗為龍斷之所為龍斷是商人就市中地高處立而左右顧望衆人所聚多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

孟子以魏惠王之二十五年至魏二十七年改爲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齊孟子即斃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充虞路問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則不待文王而興者也王者興而有名世者是猶有待於文王者也孟子之時雖無王者興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能興之

讀孟子叢說卷上



讀孟子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滕文公上

問爲國章

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
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
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
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許行章

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
神農之法蓋文公始聞孟子之言既使畢戰爲之矣然後許行
來及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之處故陳相謂已行其法而
其言如此

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禹平水土次
命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爲司徒次叙必如此

江漢以下三語謂夫子之道德光輝如江漢濯之潔秋陽暴之乾
皜二潔白人不可加尚已又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
以濯秋陽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以爲孟子贊美
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
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已

許行謂不論稷材精麤但大小同者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稷與
小稷若同賈則賣者必不肯爲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兩
稷字意不同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
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
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夷之音

語錄命之矣之字是事子名

滕文公下

周霄問章

注籍字音義見攷證前篇籍者借也下。諸侯上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上可兼下。紘以組爲之屈之而厲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褱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而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記者容二王之後與褱音暉。禮註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纒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諸也淹於驗反又於斂反。白黑曰黼青黑曰黻青赤曰文赤白曰章用此以爲祭服謂染絲成此色而綉裳或畫於衣者亦如此

彭更音

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尔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後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爲仁義有功於國者多何嫌於無事

好辯音

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

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拯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陳仲子章

匡章以仲子爲廉孟子謂齊之巨擘者許之也雖然以下賤之也伯夷盜跖之築樹反問也此非君子之心謂仲子之廉當如是尔匡章對以織屨辟纒易之此則合君子之道然既以功易食爲無害而以母兄之室與食爲不義何哉縱母兄之得此物爲不義而我受之母兄則爲義矣况既是齊之世家則兄之得祿未爲不義也仲子既於母兄之物所從來推一層上看而於所易者不能推一層上看是不能充其廉之類矣凡此皆是反說而愛親敬兄及君臣之義皆在其中使之就其所明充其所暗則仲子之罪大匡章之惑解矣

此章經注諸廉字當辨廉有分辦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得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也

離婁上

離婁章

兩言規矩六律前比說用法後正言立法前謂至聰明者亦須法度以比不一句必須仁政後則謂聖人立法雖盡智慮亦須法度雖主於不忍人之政一句然上兩語亦聖人所立之法也

不仁可與言章

孺子之歌主於人孟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淺主水而言者意反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

道在迹章

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教子章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事孰爲大章

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爲事親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親之準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則可尔

離婁下

子產章

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徒扛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蓋恐孳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爲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人也

中養不中章

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成事也今以子弟之無德無能而棄之是物之近者事之急者皆不能成

尚可謂之有德有能乎彼此相較相去豈遠哉

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深造音十

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註謂道則其進爲之方也進爲字有力當着蓋字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以下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主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博學音十

博字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

以善服人章

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亟稱水章

不舎見論語川上章十

異禽獸章

此以舜為標準而使人企慕以力行也舜亦異於禽獸幾希者尔以其能存故為舜則眾人能存之豈不亦可以至於此乎

春秋章

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尔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開

可以取章

可以無三字為重不可將可以可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詳察為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尔或問謂孟子卒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辭難看故也須先体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集註略見而自許是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可以者如此看方見得可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傷勇兩語

逢蒙章

此章專爲交友發辨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言性章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性之本矣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

章內三智者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萬章上

萬章問章

恕古黠反音與憂同集註苦八反誤

娶妻章

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讐怨父母之心舜固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消弭於未然此等處正好觀聖人

書四岳率舜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則堯妻舜時頑嚚傲德已化而改萬章傳聞蓋亦野人之語孟子不辨惟欲發聖人處變之心

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道弟有思兄嚮陶之道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堯以天下與舜章

凡祭有祔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疹民無夭札則是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

百里奚章

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然各有序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

以事實言其賢爲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衛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爲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但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萬章下

目不視惡色章

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言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一句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

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

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

之所以始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

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事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

爲聖智兩全

次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

也必先知的之所在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萬章兩篇皆論聖賢之行大率皆以孔子折衷之上篇前五章言舜六章言大禹固無間矣七章則言伊尹故八章以夫子之出處繼其後九章論百里奚次篇之首又言三聖人而以孔子集大成斷之三章問友而上及堯舜四章言交際又繼以孔子五章爲貴而仕又言孔子下二章論君醜與見諸侯而又及孔子蓋孟子所願孝者孔子故論古聖人則以孔子繼之論賢者必以孔子折衷之前篇言一治一亂及舜禹湯文武周公處與末篇之末皆然論語中庸之體大率亦如此所以示君子必孝孔子而後可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人受天之理以生本具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惡是失其本性之

性猶湍水章

善非其真也告子不知乃謂人性本不善因矯揉以為仁義猶
矯揉杞柳以為栝棬孟子謂人之於仁義乃其本有而所當行
者豈矯揉而成若告子謂矯揉而成乃是戕賊人之常性而為
之尔揉杞柳為栝棬是戕賊之也非可以喻仁義也若此言之
行人不知者將真以為戕賊人為仁義誰肯從之是仁義之禍也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活動知意為性孟子意謂以此為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
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應定了然後
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
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就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

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食色性也章

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得人心不知孟子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不知愛之所施有宜即義在其中而長之心豈發於外是則理之不明故也孟子因其以好食色者爲性於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富歲子弟章

先以歲之豐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則爲惡蓋欲得食以養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歲得順其心則爲善凶年不足以養其生而逆其心則爲惡次以麩麥爲喻謂人之性本同當皆極於善所以不善者養之異以勉人當盡養之之道也

其下又以形之所好必同以明心之所好無不同而聖人之所為即衆人之所本同而當然者衆人當法於聖人以全其善則當力好如口之悅味可也

同然之然集註訓可與者聽美對而皆以同字冠之非語助也即是字之意謂理義乃人之所同以為是者

牛山章

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桡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魚我所欲章

弗受噉蹴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鐘在於間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直間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不可遏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惻隱即生意正同間暇而有

宮室等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善惡其聲矣夫行道乞人皆能行之則義乃人之本有明甚君子其可不知之而由之乎孟子之戒深切著明矣

三鄉爲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爲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嗔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爲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

此章專以生對義說第一節是主意第二三五又以欲惡分說生字意因第一節暗與義對說蓋欲生即是惡死出此必入彼二節言欲生惡死固人之常情而欲惡有甚之者乃義不義尔此是本然所有義理之良心也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者四節兩是字金先生作兩讀蓋正指義而言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此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上五節言生死大分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節亦是象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天爵章

天爵人所皆有人爵各有命分有德則足以長民故人脩其天爵

則人爵自然至不可求也若有心求人爵便已務外而失其本心之爵矣

欲貴章

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個爲念

告子上

禮食孰重章

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接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重輕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章

第三節爲字重獨不勝爲患爲字輕湯文亦在人爲之如有力無力皆人所自爲雖幸百鈞之重亦是自去發奮爲烏獲之徒此言用力爲之皆可至况礼義人皆有之本無虧欠不須如幸重之用力豈以力不勝爲患但能爲之即至不至者乃不爲尔所以後節教他幸竟則爲堯幸桀則爲桀是皆爲之而已

盡心上

盡心章

盡心知性知天

殀壽不貳

立命

存心養性事夫

脩身俟死

朱子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二者無大異宜心即明德之謂乎蓋德者得也所得乎天是釋德字本義而指其得之之原虛靈不昧以狀明之体具衆理應萬事指所得之實然而虛靈不昧則心也具衆理則性也應萬事則

情也是合心性情三者言之而以得乎天冠于其上其釋明德
爲切至於言心而曰神明是指人身之神妙靈明充之可以參
天地贊化育之本而言其所統則性情也故亦曰具衆理應萬
事此釋心字亦切况德者謂得之於心不以心而言則德何所
倚乎然彼言以順辭也此言所以有主宰之意此又微有輕重
之不同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

仁

彊恕而行

求仁

廣土衆民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向上常人固皆有四
者爲氣稟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於心惟君子則得於
天者全而不曾失常與心相著故其發施有下文如此效驗窮
達不能加損而憂樂也分定是分得天之全体分子正指四者

伯夷辟紂章

此章王意在文王之政有國者所當法不主言二老之去就

登東山章

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游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

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孝者當孝聖人然當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也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

揚子取爲我章

權稱錘也物輕重不齊權與物相準方得其平君子應事當隨事取中而應之譬之秤銖兩斤鈞石物之輕重各有當其平處今以銖兩爲輕鈞石爲重例以斤稱之其可乎是子莫之執中也

柳下惠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袒裼裸裎焉能澆我和也至於不然不憫三黜而不改其道介也人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故孟子表而出之所謂三公當時必有命惠爲此任者不可知矣

堯舜性之章

性之者謂得於天者氣質清明義理純粹而終身行之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不假脩治者也身之者謂氣稟微有不同而自脩其
身体道而行自思勉以至於不思不勉者也至於五霸則假尊
天子安同盟爲名而實欲自行其威富其國久於此道亦不自
知其實非仁義

子不狎于不順章

不狎不順有二義伊尹謂我見桀不順今又習見太甲不順乃就
桀與太甲二人言之此一義也或言伊尹見太甲行事日日不
合於理我不欲習慣見此不順理之事乃就太甲一人言之又
一義也王文憲謂伊尹放太甲善用權者也孟子明其事而言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善語權者也倘使孟子
居於彼時則必行伊尹之事業

士何事章

尚志者高尚其心之所之士無位未得行其道故且只高尚其志
向非仁非義一節謂有此志而待他日得位而行之者也兩惡
在却是目今居者由者則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已預

全備矣當如此作兩節看

仲子不義章

金先生曰仲子不義當句乃先斷其爲不義之人下則曰若有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廉殊不知此乃舍簞食是羹之小義爾何足道哉彼有辟兄離母之大不義豈可以其小義許其大不義而名之曰賢哉

食而勿愛章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君子之於物章

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

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

程子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而此却言仁推己及人似有不同蓋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不言仁之体程子所謂推己及人正訓此章之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尔

盡心下

盡信書章

書中二典三謨之類皆聖哲之言一定而不可易者若其餘載事之辭或有過稱者孟子此言非謂書中之言皆不可盡信但謂其辭時或有害於義者爾讀書之人不可以辭害義可也

集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楮也作鹵者是然亦非楮若以爲舂杵與楮苟非血深一二尺豈能漂之雖非武王殺之而商人自相殺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蓋鹵乃鹽鹵之鹵謂地發蒸濕言血漬於地如鹵濕然此金先生之意

我善爲陳章

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旣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梓匠輪輿章

此言師之教者不過率其大綱尔至於理之精微事之曲折與夫不可容言之妙而當默識者皆率者所當勉力推明潛心究察非師可以口傳也

民爲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蠶一若神農者司蠶二后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田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猫虎五助田除蟲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隄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

貉菑章

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爲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爲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山徑之蹊間章

山間之小徑悠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幸同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礼之路矣

口之於味章

性也之性氣質之性也有性焉之性天地之性也有命焉之命本以氣言而亦有礼在中爲之品節限制命也之命本以理言而所稟之氣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上五者人性皆欲之而有命分不同不可必得然亦有礼在中品節其命分下五者本皆天礼而却有命分一定不得其至君子則但循天礼而行以求至其極故不爲命分所拘

堯舜性之章

性者謂所得於天者不假脩爲終始如一聖之至者也反之謂得於天者不能無少失缺脩而至之亦聖人也第二節言性之第三節言反之

說大人章

爲君子者固當貴貴然於言語之際有畏之之心則言語不能盡况大人所爲之事皆不合法度而君子之所不爲何必畏之哉

由堯舜至於湯音十

尔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此章大意謂古五百年必有聖人興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必有聞而知之者今去孔子之世僅百年而顏曾輩已亡已無有如是見而知之者恐此後遂無有如是聞而知之者蓋孟子惜前聖憂後世之心真切感人而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亦不容謙謙矣

然而無有乎尔非謂在孔子時無見而知之者正謂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作一串之下乃見意

孟子叢說卷下

此元刻殘本東陽許謙讀四書叢說中大學一卷中庸上
下二卷孟子上下二卷也余於宋元經學不甚喜購然
遇舊刻亦間收焉惟此則甚樂之為其中庸多一下卷
故也 國朝四庫書目止收四卷故嘉定錢竹汀撰補
元史藝文志卷三如此今茲夏余為竹汀先生刊補志
一書竹汀因余於元代藝文頗多蒐羅屬為參校適書
友攜此書至知多一卷強索重直余許以緡錢二千易之而未
果告諸竹汀已采入志中改作五卷矣越月有三書賈持
書易錢而去爰記此緣起以徵信于後余檢策竹堂書目
載四書叢說四冊而卷數不詳又璜川吳氏書目收藏較
近則云七卷然係抄白未之敢信余惟就所見之五卷

為信可尔倘異日一齋書目之二十卷盡出不更快乎

庚申九月小晦日挑燈記 堯圃黃丕烈



跋

右元許謙所撰讀大學叢說一卷讀中庸叢說二卷讀論語叢說三卷讀孟子叢說二卷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四庫著錄大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半僅一卷論語全闕提要謂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阮文達續得影元抄本論語三卷元板中庸二卷先後奏進謂爲首尾完整未可疑其尙有闕佚是本卷數正同阮氏論語提要云中有正文而誤似注者如中卷晝寢章衣敝章下卷侍坐章驥章爲邦章性相近章荷蓀章乃元代刻書陋習今按是本亦正如此自可以阮氏之言而證其爲完整也明南雍志大學叢說一卷好版二十六面壞版二塊餘皆闕中庸叢說一卷好版六十四面

失十八面許謙有四書叢說二十卷今語孟不存云云是本大學二十四面中庸二卷亦僅四十四面此爲密行細字頗疑南廛所存行疎字大故版面多而未全此雖坊刻且爲完璧不可謂非罕見之書矣黃堯圃後跋乃謂尙缺論語三卷者或撰時尙未蒐得按論語所鈐藏印與其他三書不同殆黃氏散出而後人續獲者歟海鹽張元濟